

独抒性灵 不拘格套

闲话明清小品

XIANHUA
MINGQING XIAOPIN

李浩 / 著

享受自然
和人生的警句格言

闲话明清小品

李浩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闲话明清小品 / 李浩著. —成都: 天地出版社,
2014.7
ISBN 978-7-5455-1090-4

I. ①闲… II. ①李… III. ①小品文—文学欣赏—中
国—明清时代 IV. ①I207.6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76788号

XIANHUA MINGQING XIAOPIN

李浩 / 著

—— 阅读 · 成长 ——

出品人 罗文琦

选题策划 吴 鸿
责任编辑 吴 鸿 王 荻
封面设计 周 明
制 作 最近文化
责任印制 桑 蓉

出版发行 天地出版社
(成都市三洞桥路12号 邮政编码: 610031)

网 址 <http://www.tiandiph.com>
<http://www.天地出版社.com>

电子邮箱 tiandicbs@vip.163.com

印 刷 四川华龙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4年7月第一版
印 次 2014年7月第一次印刷
成品尺寸 160mm×235mm 1/16
印 张 14.75
字 数 191千
定 价 36.00元
书 号 ISBN 978-7-5455-1090-4

版权所有◆违者必究◆举报有奖

举报电话: (028) 87734639 (总编室) 87735359 (营销部)
87734601 (市场部) 87734632 (综合业务部)
购书咨询热线: (028) 87734632 87738671

自序

中国古代的散文发展到明清两代，产生了大量的清言小品文，尤以明末清初文人之作异彩纷呈。他们的作品包罗万象，日常生活中的尺牍、游记、杂记、日记、传记、序、跋以及花鸟鱼虫均可入文。这些作品短小精致，玲珑剔透，飘逸清雅，艺术价值极高，在中国文学史上，堪与唐诗宋词元曲并肩媲美。可惜一直以来，却珠遗草间，并未受到人们应有的重视，甚至还被冠以“消极颓废”之词而遭到不公平的批判，委实让人痛心疾首。

林语堂先生曾对明清小品有过较为中肯的评价，他称赞其为“享受自然和人生的警句格言”。简言之，明清小品从内容和形式上无不体现出土林文化（雅）和市井文化（俗）共存的双重性，这种“各任其性、率性而为”的双重性与明末清初士子们悖逆礼教以及个性觉悟的思潮一脉相承，充分展示出作者“个性、天趣、率真”的精神实质。

明清两朝换代之际，彷徨茫然中的文人士大夫们，通过大量的清言小品创作，终于找到了随心所欲表现自我、发泄自我的渠道。故而，明清小品文体不拘一格，有学者谓之“自由文体”，它不仅与日常生活密不可分（诸如尺牍、请柬类），更具有全方位的自娱自乐性。其中最值得称道的还是它挣脱了“古文”形式上的束缚，甩掉了自唐宋以来“文以载道”的沉重包袱，更多地表现出作者自我的性情和情趣。它既没有定格的形式，也不受内

容的限制；描述题材事无巨细，无论是风花雪月，还是怀古伤今，大可评国家兴亡、英雄成败，小则及个人幽叹、花木荣衰；表现形式灵活多样，可传记，可评论，可戏说；描写风格简繁随心，可深可浅，可虚可实，可庄可谐。文中有栩栩如生的人物，有娓娓动听的故事，有刻骨铭心的经历，有妙趣横生的情景，有潸然泪下的亲情，有诗情画意的美景，有茅塞顿开的感悟，有禅悟天机的思考，有悲痛欲绝的呐喊……

明清小品的作者们在自由自在的精神家园里，淋漓尽致地抒发自己的情感，诚如前人评述的那样：“信笔漫记，个性天趣！”摒除惯常的说教，明清小品实为“供人爱玩、怡人耳目、悦人心情”的精神佳肴。

本书所选明清小品仅为作者个人所好，既有脍炙人口的名家名篇，也有鲜为人知的“草作”，率性而为，没有规矩。

聊以自慰，是为序。

李 浩

甲午仲春于蓉城蛙鸣斋

目 录

花卉篇

林和靖咏梅	3
兰	8
竹	12
苏堤看桃花	16
别花人	21
杜鹃花	25
山老嗜花·山癯食谱	30
清 赏	33
芙 蕖	36
菜	41
琼 花	44
梨	49
天香国色	54
水 仙	59
小桃着花	62

鱼虫鸟兽篇

寒 蝉	69
塔基听落雁	72
《朱砂鱼谱》序	75
相思鸟	78
湖之鱼	81

草木篇

水色林光	87
朱文懿家桂	90
滇中花木记	93
六桥泣柳记	96

山水篇

孤 山	103
湖心亭看雪	107
明圣二湖	111
三滩记	115
游钓台记	119
登泰山记	124

棋琴书画篇

说 琴	131
鲍弈士小传	136
评 字	140
题《海天落照图》后	145
米元章显圣	151
宋 砚	155

人物传记篇

记李歌	161
士奇泥爱	165
刚峰宦囊	170
醉叟传	174
徐文长传	179
柳敬亭说书	185
八大山人传	190
雷州盗记	194
金圣叹先生传	198

文牍杂说篇

寒花葬志	205
谭叟诗引	208
乳母诗序	213
板桥自叙	217
招陈生赏菊	223

四人行吾师者三（代跋）	227
-------------	-----

花卉篇

林和靖咏梅

林和靖“疏影暗香”之联，欧阳文忠公极赏之。而王晋卿所谓：“此两句，杏与桃、李皆可用也”。苏东坡云：“可则可，但恐杏、桃、李不敢当耳！”黄鲁直云：“欧阳公极赏林和靖疏影暗香之句，而不知和靖更有‘雪后园林才半树，水边篱落忽横枝’，似胜前句，不知文忠公何缘弃此赏彼也？”马鹤窗浩瀚有言：“林和靖‘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之句，写梅之风韵；高侍郎季迪‘雪满山中高士卧，月明林下美人来’之句，状梅之精神；杨铁崖廉夫‘万花敢向雪中出，一树独先天下春’之句，道梅之气节。”

——明·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

北宋诗人林逋，字君复，钱塘（今浙江杭州）人。生于967年，卒于1029年。其生性恬淡好古，从不趋名逐利，尤其厌恶官场上“当面笑背后刀”的尔虞我诈。史料记载：林逋幼时家里境况十分苦寒，加之父母双亡，生活极其艰辛，很多时候连饭都吃不上。但他却像一棵被挤压在石缝里的小草，虽然弱不禁风却依然顽强地生活着，从不自暴自弃，而是发愤读书，好学上进。长大成人后，林逋时常独自一人游历江淮间，后来归隐杭州西湖，在湖心孤山上结庐耕读，深居简出二十年，终身不娶。当朝真宗皇帝赵恒听说后，爱其高尚雅洁，赐给他衣食钱物，并诏命地方官员必须“岁时劳问”。

林逋在孤山上过着粗茶淡饭的耕读生活，唯二三知己可与之畅叙情怀。先生虽身处底层，却心系高远，他能书善文，尤工于诗赋，所吟之词澄浹峭特，跌宕回环，常常不假思索于有意无意间便一挥而就。甚为

可惜的是，他每次写完后即随手撕掉，很少传示外人。与其交好的朋友们对他说：“为什么不抄录下来，留传给后人呢？”他则回答说：“我在山林壑谷中隐居，现在尚且不想出名，哪希望名扬后世呢？”

林逋耕读之余，以种梅养鹤为乐。不论在什么地方，只要遇到了心仪的梅花珍品，他都会想方设法购买回来，种植于房前屋后。相传，林逋在西湖孤山隐居时，绕屋种梅三百余株，蜡梅花开时节，幽香盈径。先生还驯养了一只极具灵性的白鹤，取名“鸣皋”，每逢客人来访自己又不在家时，童子便开笼放“鸣皋”翔云报信。先生这些趣闻逸事渐渐地被人们知道后，都说他以梅为妻以鹤为子，世称“梅妻鹤子”。

林逋死后，真宗皇帝赐谥“和靖先生”。

和靖先生一生极喜梅花的高洁雅致，写了不少赞美梅花的诗文辞章，其中有一首《山园小梅》的七言律诗，历来备受人们的推崇，被誉为写梅“第一诗”。其诗云：“众芳摇落独暄妍，占尽风情向小园。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霜禽欲下先偷眼，粉蝶如知合断魂。幸有微吟可相狎，不须檀板共金尊。”诗中颔联“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句，更是被历代文人墨客奉为咏梅之圣者也。

咏梅之圣者，可谓空前绝后的赞誉！那么，人们不禁要问这两句让后世“坛中人”如此顶礼膜拜的诗文，究竟好在哪里呢？

关于“疏影”“暗香”一联，历代的诗评家们众说纷纭，各有妙论。就诗而言诗，后世者未必能够真正知晓其中的奥妙。也许有人会说，有那么玄乎吗？不就是写了水边的一树梅花么？

一点没错，诗文描述的确是水边之梅。但是，如果仅仅在描述水边之梅的话，那么所谓的“诗”就简单了，岂不闻近千年后“革文化命”时，“工农商学兵，个个是诗人”么？

可是，和靖先生不是这样的“诗人”！一个在孤山上深居简出二十年的人，一个厌恶名利场尔虞我诈的人，一个心地高洁如梅的人，意趣

天成的《山园小梅》，怎么可能与他丰富的内心世界和高洁的思想境界没有关联呢？

和靖先生他哪里是在写梅花！仅以“疏影”“暗香”一联而论，诗之意趣之妙，就在于没有孤立地来写梅花的形态，而是选择了一个最能够表现梅花意态（神韵）的场景，这个场景十分确切，具体地讲那就是水边。

水是清浅的，明澄如镜，清澈见底，映入作者眼帘的是一幅似真似幻的画，任何一位读者都能真切地感受（悟）到这幅妙不可言的画：清浅如镜面一般明澄的水面上，印着横斜过来的梅枝（花）疏疏落落的倒影。树上真实的花和水里梦幻的影，互相辉映，加上四周寂寞的清冷，格外地衬托出了梅枝的清疏之美、梅花的淡雅之美。

这种美，美得冷艳，冷艳得让人窒息。每一位读者都可以闭目神思，继而展开丰富的想象：弯弯曲曲的梅枝上，清清白白的梅朵，倒映在清澈的水面，朦胧的月色中，飘逸着若有若无似断还续的淡淡幽香。这是多么美妙的一个境界啊！清冷素洁，如梦如幻，淡到了极致，清到了极致，也美到了极致！一切都是那么干净，一切都是那么清白，尘世间所有的“桃红柳绿”之形之意之态，与之相比，全都黯然失色，全都俗不可耐！

无怪乎当朝“文章太守、挥毫万字”的欧阳修，对此联大加赞赏，认为是吟梅的“空前”之作。

和靖先生《山园小梅》刚一问世，便立即风骚了整个北宋文坛。时人争相评说，所悟有深有浅，各得其趣。

北宋诗人王洙（字晋卿）评说道：“此两句，杏与桃、李皆可用也。”果真是这样吗？非也非也！那是王晋卿没有把握住梅花独有的“冷艳”气质，就好像现在有的“诗人”不知道“春夏秋冬”有别而乱写一气一样，犯了“此花彼花都是花”的低级错误，殊不知“人有人不同，花有别样红”！唉，如此俗见，当真是贻笑方家！

桃红李白和杏花，虽然各有各的情趣，但它们只可以在万紫千红的百花丛中争奇斗艳，却不能处在和靖先生诗中所状的清寂寒洁的水边，更不可能有“疏影”“暗香”的气质神韵。所以，当朝大文豪苏轼针对王晋卿之语批评说：“可则可，但恐杏、桃、李不敢当耳！”

好一个“不敢当”！梅就是梅，岂是其他俗物可以替代的！

当朝另外一位大诗人黄庭坚（字鲁直），拈出和靖先生的另外两句吟梅诗，认为比“疏影”“暗香”两句更好。本来，以黄鲁直在文学上的修为和造诣，他的点评理应该受到人们的尊重，但是他也错了。黄鲁直认为和靖先生《梅花》诗中，首联“雪后园林才半树，水边篱落忽横枝”，似胜“疏影”“暗香”一联。因此，他诘责欧阳修，为什么舍弃“雪后”“水边”而独赞“疏影”“暗香”？

诚然，和靖先生“雪后”一联，极状梅花的形态，也是非常贴切而极富韵致。但是，此联仅仅是对梅花存在的一种陈述，它告诉读者的也仅仅是园林雪后，有梅花开于水边篱落而已，而没有真正表达出梅花特有的意态。就场景而言，“雪后”“水边”太过于“实”，实得没有一丁点可以想象的余地。就言物而言，“雪后”“水边”又太过于“真”，真实得让人一目了然，没有容读者有“再创作”的空间。就艺术本身而言，“雪后”“水边”状梅之形态，“疏影”“暗香”重梅之意态，两者相较，前者在“精、气、神、韵”上就差了很多，艺术境界上自然也就输了一筹。

明代诗人马洪（字浩澜，号鹤窗）把元代诗人杨维禎（字廉夫，号铁崖）、明代诗人高启（字季迪，号青丘子）二人所写的梅句与“疏影”“暗香”相提并论，他说：“林和靖‘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之句，写梅之风韵；高侍郎季迪‘雪满山中高士卧，月明林下美人来’之句，状梅之精神；杨铁崖廉夫‘万花敢向雪中出，一树独先天下春’之句，道梅之气节。”

粗略一看，马鹤窗的点评似乎很有道理，而且高杨二人所吟诵的梅

诗，确实也是难得的佳句。但真正理论起来，不论是“高士卧”还是“天下春”，都无法和“疏影”“暗香”一较高低。

诚如马洪所言，高季迪的“高士卧”一联，以人喻花，极状梅之精神，杨维禎的“天下春”一联，又以花喻人，极道梅之气节，二人之句单就其所表述的梅之精神或梅之气节来说，都做到了最好。那么，为什么我们还要说高杨二人之句仍然不能和林诗相提并论呢？

原因很简单，和靖先生的“疏影”“暗香”联，所重的梅之意态，已经远远超越了梅之精神和梅之气节，其所蕴含的神韵也已达到了极致。况且，高杨二人之句虽是佳构，却存在明显的硬伤，以人喻花或以花喻人，其病在于表述太直太露，不能给读者以更多的回味和想象的余地。故而，三者相较，高杨二人之句自然也落了下风。

其实，“疏影”“暗香”一联，并非完全是和靖先生的个人创作。五代时南唐诗人江为就曾经写过这么两句诗：“竹影横斜水清浅，桂香浮动月黄昏。”和靖先生生活的年代，晚于五代南唐，他应该读过江为的这两句诗并受到启发，从而成就了“疏影”“暗香”一联。

和靖先生用“点铁成金”手法改动了江为一联中的两个字，并移过来写梅花，使之成为千古绝唱，算不算抄袭他人之作呢？

袭用前人的诗句并“点铁成金”，是宋人一贯的做法，连伟大如苏东坡者都时常为之。因此，人们并不讥笑和靖先生的“剽窃行为”，反而称赞他“仅易二字，遂成咏梅绝唱”。何也？原因在于只有“横斜”而“疏落”的梅枝，才能够从岸边映入水面而成“疏影”，竹林多植于屋舍四周，且竹枝直而多叶，水面怎么可能看得见“横斜”的“疏影”呢？就算水岸有竹，其“竹影”也没有“梅影”来得自然贴切；再说朦胧而清冽的月色中，也只宜若有若无的梅之幽香浮动，桂花的香味在这种“清而淡”的氛围中，实在显得太过浓烈了。它不仅会破坏主人的高雅兴致，也会破坏读者的心境，更会破坏诗的意趣。

兰

兰之味，非可逼而取也。盖在有无近远续断之间，纯以情韵胜。氤氲无所，故称瑞耳。体兼彩，而不极于色，令人览之有余，而名之不可；即善绘者以意取似，莫能肖也。其真文王、孔子、屈原之徒，不可得而亲，不可得而疏者耶？

——明·张大复《梅花草堂集》

明末清初，有一个文人叫吴庄，字茂含，自号“兰痴”。他认为兰花的幽香远胜于梅，但他同时又感叹兰草柔弱，“惜乎无干，其坚贞不及也”。在他的眼里，兰草“无骨”，没有梅的骨气，不入君子之列。此论一出，立即遭到了当时文人们的口诛笔伐，纷纷劝他效仿张大复之品兰，必得妙趣。

张大复，名彝宣，字元长，又字心期（一作星期），号寒山子，苏州昆山兴贤里片玉坊人。生于1554年，卒于1630年，明末清初著名的戏曲作家和声律家。

张氏一族，世代为苏州豪门大户，张大复的家庭景况原本十分殷实富有，壮年时曾泛游吴中名山大川，广交社会名流，一时名动江南。

谁知道张大复后来不幸患上眼疾（青光眼），又不知疗治且坚持著述讲学，导致视力急剧下降，几近失明。情急之下，张大复只得典卖祖传字画和部分田产，请江湖游医铁鞋道人治病，他为此耗费了大量的家资。眼疾非但没有彻底治好，还越来越严重了。刚到四十岁时，他双眼便完全失明，还一度患有严重的偏头痛、伤寒及肺炎等多种疾病。

从史料文献里我们得知，张大复一生之中，除了有过短暂的幕僚生涯外，仕途上几近“白丁”。相传：张大复的双眼失明后，满怀悲痛的他只得“窝”在家里，以自己口述、别人作录的方式，潜心整理著述了《梅花草堂集》等一大批著作。

张大复是一位典型的博学多才的知识分子。在经过短暂的悲愤之后，他很快又恢复了从前的开朗和旷达。虽然他后半生贫穷多病，其为人却十分疏朗雅致，诚如他的好朋友陈继儒（与之同时的另一小品文大家）在《梅花草堂集》的序言里所说的那样：“元长贫不能享客而好客，不能买书而好书，老不能询世而好经世，盖古者狷狭之流，读其书可以知其人矣。”

张大复虽然壮年盲目，但他一生却十分向往精神上的恬淡闲适，并十分追求生活中的雅致和情趣，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理想主义者。在他的心目中，最理想的人生是：“一卷书，一尘尾，一壶茶，一盆果，一重裘，一单绮，一奚奴，一骏马，一溪云，一潭水，一庭花，一林雪，一曲房，一竹榻，一枕梦，一爱妾，一片石，一轮月，逍遥三十年，然后一芒鞋，一斗笠，一竹杖，一破衲，到处名山，随缘福地，也不枉了眼耳鼻舌身意随我一场也。”

《兰》是张大复的品兰心得，文章虽然短小，却充分体现了作者高尚的人生追求和高雅的精神境界。难怪当时的雅士们要称赞他：“论及品兰，元长为首。”

人们不禁要问，柔弱无骨的兰草，何以会成为眼高于顶的士大夫们的青睐之物？她的品格又高尚在哪里呢？

张大复认为兰草的品格不在其香而在其质，这一点极像文弱而高贵的读书人，他们同样不喜欢任何人的“亵玩亲近”。当你嗅到兰草清幽淡雅的香气时，不知不觉将鼻子凑近它，这个时候，那诱人的清香便立即消失得干干净净！